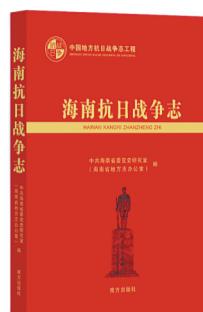


荐阅书单

《海南抗日战争志》

该书是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(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)组织编纂的首部全面、系统记述海南抗日战争历史的志书。

全书共设七编二十二章,上起1931年9月18日,下迄1945年9月3日,主要记述日本侵略者对海南的侵略、掠夺、奴役和其他罪行,翔实记录中共琼崖地方组织、国民党琼崖当局、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、各种进步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、国际社会援助力量在海南所进行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的抗战活动,以及在抗战中涌现的英烈人物等。



时间：2025年3月
版本：南方出版社
作者：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(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)编

《书怎么读都有趣》

经常忘记读过的书的内容?囤了许多书,却只读了一点点?不必内疚。本书作者、翻译家青山南告诉我们,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周围的朋友们,也常常会忘记读过的内容。

作者期待人们从“我必须读书”这样的义务感,转变为“我读书是因为我想读书”这样更积极、更自然的阅读心态。这种读书方式并不单纯以知识吸收为目的,而是想让读者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与书籍自由互动的乐趣,“请大家哗啦哗啦翻翻这里,哗啦哗啦翻翻那里,看一看,摸一摸,随便从哪里开始都没关系,自在地阅读,去发现与书相处的方法吧”。



时间：2025年10月
版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作者：[日]青山南
译者：马文赫

《11·18》

如果某天你醒来,发现自己被困在时间的某一天里,只能无限重复循环,你会怎么办?

本书女主角塔拉被困于11月18日,每天醒来后,时间都回到起点,仿佛世界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下了暂停键。在重复循环中,她从最初的恐惧、困惑,逐渐转向冷静地观察和记录。

这是一部关于时间循环的小说,没有戏剧高潮,也没有挣脱循环的胜利终点,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“当一切都无法改变,我们该如何继续生活?”该书以看似熟悉的“时间循环”设定为由头,深入探讨个体如何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重新感知世界、重新理解自己。

(徐珊珊 编)



时间：2025年5月
版本：接力出版社
作者：[丹]索尔兹·巴勒
译者：苏诗越、屈书恒

《论苏轼的经学与文学》创作谈：
经传千载义 诗开万象门

■ 阮忠

《论语说》的解读,特别强调是基于辑佚的《论语说》研究,就是想告诉读者这一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局限性。即使以后《论语说》被重新发现,也不影响我今日所论之道理。

苏轼一生面对北宋复杂的外部世界,他宦海浮沉四十年,辉煌时官至吏部、兵部、礼部尚书,沦落时流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其间还历典八州,有为人屡屡称道的济民功业。他很敬仰因科考结识的老师欧阳修,欧阳修继承韩愈儒学道统,推动北宋古文革新,走向文以载道、平易晓畅,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仍享有崇高的地位。我从苏轼的诗文审视韩、欧二人的古文对他的影响。

此外,苏轼还喜欢学习文史知识,晚年教诲子侄多读文史。我便从他的历史人物批评观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云变化,以及他的思想格调和研究方法。

苏轼少年时就喜欢庄子,诗文里处处都有庄子的痕迹,我便从赋这种文体研究他受庄子影响而形成的人生境界。

苏轼的谢表和书信,最能体现他的内心世界。例如,他在书信里说自己躬耕东坡,做黄州人;在惠州,如何将羊脊骨吃得津津有味。在随缘的生活理念下,苏轼在“三州”从不提自己的官职和诗文成就,只当自己是不曾入仕的老秀才,内心平和,乐观旷达。

苏轼在海南三年,生活条件比在黄州、惠州时更加艰苦,但仍坚持不懈地读书写作。他的海南诗文被收入《海外集》和《居儋录》,以及上文提到的经学三书。

苏轼在海南最得意的是尽和陶诗,这是他在诗坛上的创举。他在黄州时曾说自己的前身应是陶渊明,意思是是他

论苏轼的
经学与文学

《论苏轼的经学与文学》
作者:阮忠
版本:东方出版中心
时间:2025年1月

想当陶渊明式的隐逸诗人。他贬三州时因谪籍不可能成为真的隐士,但无碍他以陶渊明为人生榜样。从惠州到儋州,他与《陶渊明集》相伴。苏轼借和陶诗述说自己在海南的生活,劝农、劝和、劝医,使得他的和陶诗有陶诗的淡泊与静穆,也有苏轼的海南味;他居儋时过上元节(元宵节),和儋州几名老书生夜逛儋州集市,乐不可支,觉得被贬海南不是人生之失而是人生之得,难怪林语堂会说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观派。

在本书中,我还特别谈到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相关史料问题,从地理、地方志、海外诗文以及经学三书四个方面展开,意在为好苏者指明阅读和研究门径。

《论苏轼的经学与文学》凝聚了我多年来对苏轼经学和文学的思考,希望这本书能够对读者有所启示,对海南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有一点小小的贡献。■

《放乎中流》：
跨越时空的歌与和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冰

言,有时语带讽刺/我同意的时候居多/偶尔表示反对”。

他写城市的光影,有着工业美学的壮观:“黄昏下,被烧红的钢水/正淬炼我的城市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记录自己的阅读经历时,于浩打破时空藩篱,不局限于“自己是读者”的感想,而是更进一步,与“自己的读者”开展对话。前人歌咏言志,后人心有应和,层层相递,形成具有纵深感的连续回响。

他说,“我感到有许多个不同的我/在各自的世界默默生长/他们现在或者在闻大海的气息/或者在咀嚼坚硬的麦粒/或者在飞翔,在沉沦,在被击打”“诗歌将他们冰封起来/每一个读者都是解封者/都带着风让这一切融化”。

在与诗集同名的诗歌《放乎中流》中,于浩将作者个人化的书写比作小船,只要读者愿意“解开光的缆绳,抽回/谜语的跳板”,就能登上这船,“这是唯一的凝滞,短暂的凝滞/我与你相遇于往昔的洪流”。这里的“我”和“你”,未被定义为作者或读者的身份,只是沿着文字的线索跨越时空,彼此相酬相和。

所以,到底人们为什么要写作,要



《放乎中流》
作者:于浩
版本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时间:2024年11月

阅读,要记录?是因为面对浩瀚宇宙的孤独与无常,人类文明即使渺如星光,也始终怀抱着“还当三千秋,更起鸣相酬”的信心。在永不干涸的时光长河中,一切都会被消磨殆尽,“该说的永远说不完/该写的应当及时写下/这至少是目前,你亲自传达/唯一可能的方式”。■